



OVERWATCH[®]
DEADLOCK
REBELS



第一章
BY LINDSAY ELY

★ 第一章

麻煩這種事情，就是招惹麻煩容易、擺脫麻煩困難。面對麻煩，不論你是打算避免、逃避還是正面迎戰，麻煩最終就是有辦法找上門。就這次邦尼兄弟的個案來看，艾西選擇了正面迎戰她的麻煩。「伊莉莎白，我真的不曉得該說什麼才好。」卡森警長的鬍鬚裡面沾了幾塊麵包屑。那是警長吃過早餐所留下的痕跡，雖然麵包屑的數量不多，但還是吸引到了她的注意力。「妳什麼時候才能別再來找我的麻煩？」

「我跟你說過了……」艾西牙齒緊閉，手指頭不安分地在絲製裙子上游移。這件裙子在幾個小時之前本來還是完美無缺的。但如今，這件裙子上面佈滿皺痕和血漬。當然了，那些血並不是她的。「我這是正當防衛。是他們先攻擊我的。」

警長嘆了一口氣，流動的空氣使幾塊麵包屑滑落並掉在了螢幕上面，畫面上顯示著艾西的個人紀錄。「其他人可不是這麼跟我說的。」

「這個嘛……」她與警長四目相接。「那對方不只是惡霸，還是騙子。」

但是警長並不相信她所說的。艾西從警長的表情就看得出來，對方的思緒就跟那些麵包屑一樣無所遁形。但艾西並不感到意外，她早就料到對方不會相信她是無辜的。

真正令艾西感到意外的，是局勢居然這麼快就從糟糕演變成了災難。



起初的局勢是很理想的。

艾西難得一大清早就起床並且充滿幹勁。大部分時候，艾西家族的機械管家鮑伯都會在早上提前五分鐘拉走她的棉被逼她出門，但今天不同。艾西自從有記憶以來，科技先進且擁有自我意識的智械鮑伯就一直陪伴在她身旁，不僅是貼身保鏢，也是重要夥伴。除此之外，鮑伯還負責每天早上叫她起來上學。但是今天的她不需要鮑伯叫她起床。

因為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今天是畢業典禮。這表示她今後再也不需要去學校的教室裡面出席那些令人窒息、無聊至極且摧殘靈魂的課堂，同時也代表那個獐頭鼠目的沃勒克校長必須頒發畢業證書給她，她已經等不及想

要看看對方到時候那種不敢置信的表情了。

不只有校長，她也很想看看自己的父母在她走上頒獎台的那一刻所露出的表情。

艾西盥洗一番、盛裝打扮，並不斷梳理她那頭雪白的頭髮，直到它閃閃發亮。接著，她沿著從她家族的祖宅「鉛玫瑰莊園」的樓梯走下樓，一次跨兩個階梯，急忙來到招待客人用餐的大飯廳，也就是她父母每天早上吃早餐的地方。

但是當她抵達現場時，飯廳裡面空無一人。沒有冒著蒸氣的熱騰騰咖啡、沒有投射出財務報表和銷售業績那種密密麻麻數字的全息影像，也沒有她的父母。

只有一個插了純白玫瑰的花瓶擺放在桃花心木材質的桌子上，花瓶旁邊靠著一張卡片。

伊莉莎白，恭喜你！我們以妳為榮！

雖然這些字詞看起來很暖心，但是艾西才看到一半卻已心灰意冷，彷彿周圍的整個飯廳頓時之間失去了色澤，變得跟那些玫瑰一樣慘白。

我們知道我們答應妳會參加妳的畢業典禮，但很不巧地，在最後一刻出現了一個很棒的併購提案，我們不得不抽身離開。但我們真的很以妳為榮，希望妳能夠把這次的畢業典禮視為全新的開始，擺脫妳在過去所犯下的錯誤和招惹的麻煩，並回歸我們家族一貫的傳統。



她的父母甚至連花一點時間在卡片上簽名都沒有。

艾西皺起眉頭。「我們真的很以妳為榮」

這幾個字看起來就像是一個笑話。而且一點都不好笑。如果他們真的以她為榮，為什麼不出席她的畢業典禮呢？他們為什麼又留下她獨自一人？

家族一貫的傳統。真是個天大的笑話。在飯廳的對面，她的曾曾曾不曉得曾幾代的祖母加勒多尼亞的肖像對她投以冷漠的眼神。當年就是加勒多尼亞創立了鋼弩軍械企業，替這個領先業界的高科技軍火商打下重要基礎。但是艾西的父母不一樣，他們喜歡到處跟別人打交道，跟螺旋國際安全公司、維旭卡企業和海德國際公司等等大企業的高層主管做生意，利用前人所建立起來的信譽為自己得利。

真要說起來，他們也不過只是比較幸運罷了。鋼弩企業起初在製造造價昂貴、客製化幅度高的頂擊步槍時，獲利連續幾年都很理想。但在那之後，爆發了智械危機，軍方也因此注意到了這間企業。鋼弩企業的 AA92 型步槍變成軍隊的標準配備武器，因為這把步槍彈匣容量較高、槍口初速較快。因為跟軍方合作的關係，對於這把步槍的需求量直線攀升。戰爭的到來使得軍火產業前景看好。

尤其是如果這樣的戰爭發生在另一個國家，那就更棒了。

雖然規模比較大的城市都被捲入戰火，但是貝萊拉這個地方，也就是艾西家族的居住地和鋼弩企業的設廠點，卻沒有受到戰火波及。在智械危機爆發之前，他們甚至連智械機器人都沒怎麼接觸過。貝萊拉在戰爭期間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損害，因此武器製造工廠加足馬力蓬勃發展。

但如今，捍衛者已經幫助大家排除了智械危機。武器的需求量大幅降低，已經有一間設廠在貝萊拉的鋼弩工廠關門歇業了。比起過去這幾個世代以來幫助家族企業向上發展的家鄉，艾西的父母更有興趣到世界的另一頭跟那邊的大企業打交道做生意。這哪裡算得上是什麼家族一貫的傳統？

在那幅畫像底下，擺放著傳家寶毒蛇步槍，也就是鋼弩最早開發出來的武器之一，也正是多虧有它，鋼弩企業起初才得以在軍火市場中立足。雖然已經過了一百多年之久，但這把步槍看起來還是很新而且準頭十足。創意。品質。這才是加勒多尼亞所立下的傳統，鋼弩企業會不斷力爭上游，四處網羅延攬僱用最頂尖、最聰明的人才，並且認真重視每一位員工的價值，甚至把對方當成自己的家人。她並不是一個濫好人，聽說她都會要求員工稱呼自己為艾

西女士，不論對方跟自己有多麼熟識都不例外。也許這是一種展現尊重的態度。但也有可能是單純因為她不喜歡加勒多尼亞這個名字，就好像艾西不喜歡伊莉莎白這個名字一樣，她也喜歡其他人以姓氏來稱呼自己。

艾西轉過身去，沉重的步伐聲越靠越近。鮑伯站在飯廳的門口，他碩大的機械手掌上面端著一個完美平衡的托盤。托盤上面乘載著她最喜歡的早餐，也就是沾滿糖漿的鬆餅和煎得酥酥脆脆的培根。

她心裡突然感覺到一股不悅。「我看起來像是肚子很餓的樣子嗎？」她猛然說道。

這名智械對她眨眨眼睛，然後把托盤放在餐桌上。愧疚感瞬間席捲艾西的全身上下。鮑伯什麼事都沒有做錯。事實上，鮑伯是她在人生中唯一可以依靠的對象。但是戰時除外，他在戰爭期間曾經消失過一陣子。他跟其他智械一樣，都在智械危機期間失蹤。鮑伯好幾年不見蹤影，年輕的艾西差點以為她再也看不到自己的管家了。等到鮑伯不見之後，艾西才發現自己居然如此想念這名智械。接著，戰爭結束，鮑伯回到鉛玫瑰莊園，不僅擁有自我意識，而且變得有別以往，具體哪裡變得不同，艾西至今也弄不明白。但有一件事情沒有改變，那就是鮑伯依然是她以前的那個好夥伴。自從那個時候開始，鮑伯就跟她形影不離。

不像她的父母。

「他們至少也應該跟我說一聲再見啊。」她講完這句話突然感到渾身不對勁，身體一陣緊繃，感覺就好像她不只對父母感到厭煩，對自己也感到厭煩。這並不是她的父母第一次像這樣一聲不響地留下她獨自一人，大概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對她來說，這個莊園向來都只有瀰漫四處、迴盪在耳際的孤獨，鮑伯不在的那幾年尤其如此，再不然就是充斥著她父母因為她又闖禍而責罵她的緊張氣氛。

她把手裡的卡片揉成紙團。她為什麼會這麼生氣呢？

因為今天本來不應該這樣的。她能夠畢業的這件事，對她的父母來說似乎真的具有意義。或許他們只是想要昭告天下，自己家裡的女兒不是只會整天闖禍的女孩。不是只會一天到晚找學校聘用的駭客協助把成績竄改成甲上還被抓包的那個女孩，也不是在科學實驗室為了炫耀自己的槍法而導致有害物質外洩、整間學校疏散的那個女孩。但艾西心裡也隱隱盼望著，自己順利畢業的這件事情，有重振她父母對她的信心。她曾經發誓一定會畢業。而她的父母也答應會出席畢業典禮。

艾西居然傻到相信他們的這番謊話。

早晨的第一抹曙光照進室內，照亮桌子上的玫瑰，宛如是畫在槍靶上的記號。她原本也想用正面的態度去理解父母的善意，她計畫要朝禮物開槍，讓裡面的花瓣和亮片噴灑出來。如果那把毒蛇裡面有裝子彈的話，她或許真的會這麼做。

但這樣的計畫如今化作泡影，她把卡片放在壁爐的架子上面，然後生氣地踩著地板走向大廳。她在經過鮑伯身旁的時候，對方伸出一隻手攔住她。

艾西嘆了一口氣。「別擔心，我還是會去參加那個無聊的畢業典禮的！」

鮑伯歪著頭。

「不，不要開車。我想要自己一個人走過去。」這名智械舉起一隻手，以示警告。

「我知道、我知道。這種行為是不被允許的。」但是艾西現在真的很不想要遵守任何規矩。「在我們出發之前，你能不能幫我把那個金色手鐲找過來給我？就是我父母在我去年生日時送給我的那個手鐲。我忘記戴在手上了。」

鮑伯順從地轉過身，並開始往樓上走去。通常這位管家都會負責護送她到學校。但是艾西現在不想要有任何人待在身旁。因此，她必須說一點善意的謊言

把鮑伯支開。等到鮑伯發現手鐲根本就不在房間裡的時候（艾西的媽媽幾個月前跟她借用那個手鐲，之後就再也沒有還給她過），她早就已經逃離現場了。



艾西沿著河流走在通往城鎮的道路上。如她所料想的，這條荒廢的道路一個人影都沒有，只有幾隻鴨子和偶爾冒出來的警用偵察無人機。但即便在這個安靜且四下無人的環境中，她的心情還是很不好受。但她也不能直接找一個朋友過來訴苦。身為有權有勢的艾西家族的女兒，她人生中的同輩多半與她敬而遠之。最近因為有一間鋼弩企業的工廠倒閉的關係，導致她其中幾位同學的家長失業。這些同學的態度從平常消極的冷漠逐漸轉變成厭惡，導致她在學校越來越常跟別人發生衝突。她迫不及待想要畢業典禮趕快結束，然後逃離學校那個鬼地方。

河邊這些被種植在格子內、人為照料的景觀樹木，是她能夠過得更自在、更愜意的小角落。在這裡，她能夠暫時忘卻莊園那令人窒息的孤獨感，並假裝自己身處在另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而且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人。「唉喲，這不是我們早起的鳥兒嗎？」艾西的思緒停了下來，原本的那股寧靜感瞬間消散。她轉過身。

還沒看到對方的臉龐，就已經知道是誰一路尾隨她。是裘帝·邦尼和吉米·邦尼。他們兩個人在學校小她一屆，整個貝萊拉最痛恨艾西和她家族的人非他們兩個莫屬。他們兩個人的父母在貝萊拉都有數十年的工作資歷，但卻在工廠倒閉的時候遭到資遣。

「是啊，裘帝。」吉米笑著說道。「看來對方是有著緋紅色眼睛的罕見孔雀呢。真是奇怪，我記得這隻鳥平常都會有一個身材魁梧的機器人管家隨侍在側的才對啊。」

好極了。這兩個蠢貨什麼時候不好，偏偏要在這個時候出現。「快滾吧，你們兩個。我今天可沒那個心情陪你們玩。」

「不要這麼無情嘛。」裘帝說道，並跟他的兄弟交換了一抹邪惡的笑容，艾西對此感到厭惡。雖然這兩個男生比艾西年輕，但對方身材比較壯碩。「妳今天不是要畢業了嗎？這可是大喜之日，恭喜啊！但是妳老實跟我們說吧，妳的父母究竟捐了多少錢，才幫妳買到那張畢業證書？」

艾西滿腔怒火，但她神色故作鎮定。「我也不知道。但如果換作是你們這兩個長得一臉拙樣、腦袋裡面裝漿糊的蠢驢，應該得花更多的錢來買通沃勒克校長吧。」

邦尼兄弟的臉同時垮掉。

「妳自以為很聰明是吧？」吉米譏笑道。「妳不過就是比較有錢而已，妳憑什麼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

艾西血液沸騰，體內的腎上腺素開始竄升。「噢，你們兩個……」她露出一抹假裝很有耐性的笑容嘲諷著對方。「……就算我家窮到灰頭土臉，也還是輕鬆就能贏過你們。」

說出這句話的舉動並不明智，但她還是這麼做了。但是她的心情實在是很差，如果邦尼兄弟愚蠢到在這個時候招惹她，那她也無所謂了。

裘帝的聲音變得高亢起來。「窮到灰頭土臉是吧？」他彎下腰從地上抓了一把泥土在手裡。「吉米，要不我們就讓她嚐嚐看灰頭土臉的滋味吧？這隻漂亮的孔雀等等到派對現場的時候，可就沒有那麼光鮮亮麗了。」

艾西打直身體，臉上的笑容依舊沒有消失。二打一。還算過得去，她遭遇過更惡劣的處境。

吉米往前衝刺，企圖想要抓住她的身體，但她的速度實在是慢得不像話。艾西一個閃身便躲過了吉米的攻勢，還順手一腳踹在對方身上。艾西的這一腳踹在了吉米的脛骨上面，對方大叫出聲，躺在草地上翻滾，一副很痛苦的樣子。

此時，另一隻手緊抓住她的前臂。裘帝的速度比他的兄弟還要更快，對方使力把艾西拉像自己，企圖使用熊抱的方式壓制住她。但是艾西在最後一刻猛然低下身子，用肩膀撞在對方的腹部上。他大吸一口氣並往後踉蹌了幾步，一陣風吹過來，將他吹倒在地。一旁的吉米連滾帶爬站起身，因為面子掛不住，臉頰紅通通的。

「你們有完沒完？」艾西很不屑地說道。「我可沒空陪你們耗一整天。」

吉米大吼，再次往前衝，揮拳作勢要攻擊。她躲開對方的一拳，然後又躲開一拳。對方使出吃奶的力氣一陣胡

亂揮舞，萬一真的被打中，那可不是開玩笑的。但是艾西知道要怎麼躲避拳頭的攻擊。

她也知道怎麼揮拳。她等待對方露出破綻，然後——

她往前方使出一計快拳，正中對方的嘴巴。吉米雙腿跪在地上，鮮血從嘴唇的地方不斷流出。

「你……」這次講話的人是裘帝，聲音低沉且語氣冰冷。「這下我們真的不給妳一點教訓不行了。」突然之間，他的手裡閃爍出銀色光芒。

那是一把刀。

艾西緊張地往後退了一步。也許像剛才這樣刺激這兩個傢伙，真的不是個明智之舉。先是肉搏鬥毆，再來即將演變成單方面的械鬥。

裘帝可沒有打算要跟對方講道理，也沒有給對方認錯的機會。雙眼燃燒著怒火的他，一個突刺向前衝鋒。她避開對方的攻擊，抓住握著武器的那個手腕，同時用手肘由下而上反擊。手肘命中對方的鼻梁，發出骨頭斷裂的悅耳響聲。裘帝陪他的兄弟一起倒在地上，握著小刀的手也隨之鬆開。艾西拿起這把小刀，一邊揮舞著它、一邊往這對兄弟的反方向離去。

就在這個時候，警笛聲出現了。兩輛貝萊拉警方的飛天摩托車出現在現場，警燈不斷閃爍著。艾西知道剛才一定有路過的警方無人機拍攝到一切過程，因此她轉過身去，沒想到第三位警官早已出現在她身後。

「不准動！」這位警官離開摩托車，步槍瞄準著她。

艾西暗罵，並丟下手中的小刀。看來連畢業典禮也去不了了。



「我的同仁發現妳持有武器。」卡森警官皺著眉頭說道。「而且另外那兩個年輕人有流血，他們極力指控是妳攻擊了他們。」

「我知道這件事情乍看之下是這樣沒錯。」艾西有盡量包裝自己的用字遣詞，並盡可能裝出一副無辜的樣子。但是這對她來說很痛苦，因為她滿腦子都只想著要怎麼把那對說謊的邦尼兄弟活活掐死。「如果你能讓我——」

「夠了！」警長用力捶打桌面。「伊莉莎白，妳總是找得到理由替自己開脫。妳以為有妳的家族作擋箭牌，妳就可以為所欲為。」

艾西對此嗤之以鼻。「才不是這——」

「這次不能再讓妳胡作非為了。」對方厭惡地說道。「站起來！」「什麼？」

他抓住艾西的手臂，硬是把她拉了起來。「嘿！」

「如果讓妳好好反省一下，說不定妳會懂得怎麼樣當個謙卑的人。」警長抓著她離開辦公室，沿著走廊來到一個發霉昏暗的房間，她以前從來沒有看過警局裡面的這個地方。

這是監牢。

「警長，你不要這樣嘛。」艾西求情道。「你沒必要這麼做。叫鮑伯來。他用不了多久就會趕——」

「不用說了，我知道。」卡森警長把其中一間牢房打開，並把她推了進去，嘴角微微露出得意的一抹微笑。「反正妳的父母八成又會用錢來救妳出去吧，而且沒人敢作聲，因為這個城鎮有一半都是他們所把持的。這次我並不趕時間。而且妳未成年，所以妳沒辦法保釋自己出去。我早晚會叫人過來救妳的。但在那之前，我一定要讓妳嚐嚐坐牢的滋味。」

牢門砰的一聲關上。

「等等，求求你——」艾西看著對方離開，終究沒能壓抑住自己內心的情緒。「警長，你這個傢伙給我回來！」

但是警長完全無視她。在警長離開之後，艾西感到渾身癱軟無力，雙手抓在牢房的鐵欄杆上。警長不肯聽她

解釋。對方從來都不給她機會。就跟這個天殺的鬼地方的每個人一樣，包括她自己的父母也是，大家從來沒有給過艾西機會，直接就在心裡認定了艾西是個什麼樣的人。她是個被寵壞的繼承人。她是個到處闖禍的麻煩人物。她會傷害到別人的自尊與威嚴。

但即便她再怎麼想要擺脫這樣的指控，她也無能為力。

「呵。」一道聲音從她身後傳來。「身為富家千金大小姐，你還挺凶悍的嘛。」

她轉過身來，面對聲音主人的方向。「你說什麼？」

隔壁牢房一個身材瘦長的身影懶散地斜躺著，雙腳放在與牆壁相連的長椅上，頭上的帽子向下傾斜遮住臉龐。「我說妳是富家千金大小姐。錯不了的，看妳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樣子。」他的聲音很低沉、很好聽。

「這不關你的事。」

他輕蔑地笑出聲。「是什麼風把妳給吹來監獄這裡的啊？」

艾西眯起眼睛。「才不是什麼風把我給吹來的。我並不屬於這裡。」

對方把帽子戴正，露出年輕俊秀的臉龐、竊笑的表情和一雙犀利的棕色眼睛，其中一隻眼睛因為受傷而瘀青紅腫。「這麼巧。我也不屬於這裡。」

「噢，是嗎？」艾西對此嗤之以鼻。「從你的傷勢看起來並不像是如此。」

「你說這個嗎？」這位年輕人坐直身體，並把手指頭舉高到紅腫的眼睛旁邊。「我的朋友跟另一位農場工人起了一點小爭執。因此我介入處理。」

「但你為什麼是自己一個人在這裡。」

對方聳肩。「我那個朋友已經觸法太多次了。」

她原本不滿的情緒變成驚訝。「你……你不只幫他打架，還幫他坐牢？你這未免也太慷慨了吧。而且還笨得可以。」

「我說了，朱莉安是我的朋友。朋友對我來說是很珍貴的。」這位年輕的男子緩慢站起身並開始伸展筋骨。「那妳呢？妳為什麼會被關進來這裡？」

「跟你一樣。」艾西抱持著戒心回覆道，再次打量對方。對方看起來年紀應該不會比她大太多，甚至有可能比較年輕，但是對方散發出一種氣場，感覺就是行走江湖多年的老手。「我是被誤抓的。」

「那看來我們是共患難的夥伴呢。」他走向隔開這兩間牢房的鐵欄杆，並伸出一隻手示好：「怎麼稱呼？」

她猶豫了片刻，但很快便做出決定。麻煩這種事情，就是一旦熟悉了麻煩，就很容易能夠察覺哪裡有麻煩。這個男孩看起來很親切友善，跟邦尼兄弟不一樣。

她握住對方的手。「我叫艾西。那你呢？」

「我叫麥卡利。」他臉上的笑容變得更加燦爛。「傑西·麥卡利。」





